

河南洛阳市古城村遗址 2021~2022 年 勘探与发掘简报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²

(1. 河南 洛阳市 471000; 2. 北京市 100101)

关键词: 古城村遗址; 二里头遗址; 壕沟; 都邑布局

摘要: 2021~2022 年,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古城村遗址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 遗址主要包含二里头文化与商周文化遗存。其中, 确认了一条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大型壕沟(G1), 与二里头都邑的边界设施密切相关, 为探索二里头都邑布局提供了新的线索。

Keywords: Guchengcun site; Erlitou site; moat; capital settlement layout

Abstract: From 2021 to 2022, the Luoyang City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rlitou Archaeological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nducted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excavation at the Guchengcun site. The site mainly contains remain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nd the Shang-Zhou Culture. Among these, a large-scale ditch (G1) dating to the Erlitou Culture period was identified, which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boundary features of the Erlitou capital settlement. This discovery provides new clues for exploring the layout of the Erlitou capital.

古城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首阳山街道古城村与城东村一带, 地理坐标为北纬 $34^{\circ} 42' 39.38''$, 东经 $112^{\circ} 41' 30.82''$, 海拔115~119米。古城村遗址地处伊洛河下游平原洛河北侧的二级阶地上, 北依邙山主峰首阳山, 南与二里头遗址隔洛河相望, 二者中心距离约1.6千米。古城村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2001年的调查中首次发现, 当时将其分成古城西和古城东北两处遗址^[1], 并就古城村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提出过推测^[2]。2003~2020年,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古城村遗址进行多次调查与复查。其中, 在2012年的调查与勘探工作中, 发现一条长约770、宽10米的疑似早期夯土城垣^[3]。

为了解古城村遗址的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态, 探索二里头都邑布局, 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于2021年正式对古城村遗址开展连续性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 并被纳入“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

一、工作概况

鉴于古城村遗址线性遗迹距离长、面积大、发掘点位分散, 本次勘探与发掘将古城村遗址级差网格化, 在遗址中部设立基点, 以基点为坐标轴原点, 从东北方向逆时针将遗址分为I~IV区, 每区内以10米为界划分为若干网格, 以这些网格区域控制各探方的位置和编号, “21”和“22”分别代表2021年和2022年, 跨网格探方以“-”连接网格编号, 遗迹单位统一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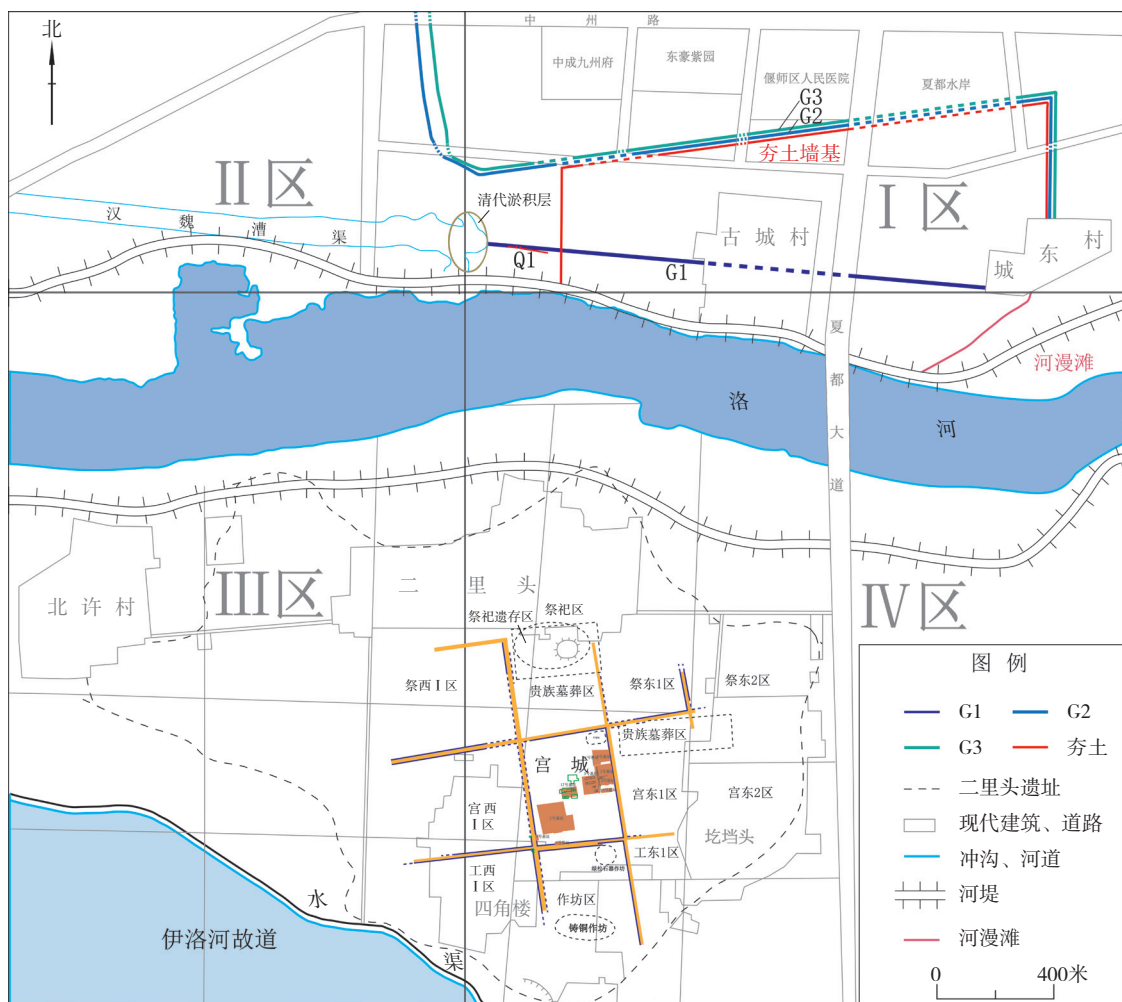
2021年, 勘探确认2012年发现的疑似夯土墙垣实为一条早期壕沟, 并确定了其走向和范围, 编号G1。在G1周边区域开展大规

模勘探,累计发现灰坑、夯土、沟、墓葬和道路等各类遗迹600余处。探明G1长度1700余米,呈西北—东南走向,南距今洛河大堤109~304米,自古城村西一直延续至城东村西。G1西部被清代以后洛河泛滥形成的淤积层和汉魏时期的漕渠完全破坏,东部则被城东村占压并被洛河河漫滩破坏。2022年,在G1北部300~600米处,新发现两条平行分布的早期壕沟,呈西南—东北走向,分别编号G2和G3,并在壕沟南侧发现夯土墙基。(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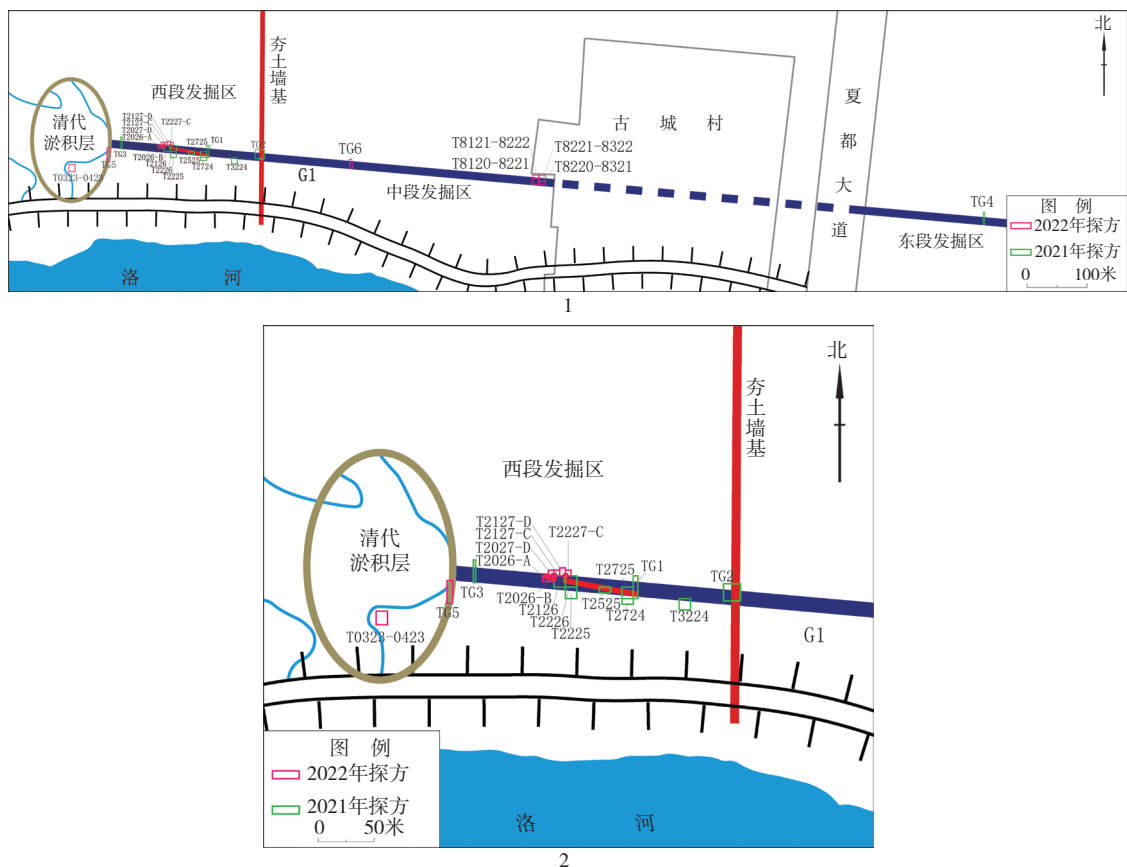
古城村遗址2021~2022年发掘区分布于G1延伸区域的多个地点,共布设探沟5个,10米×10米、5米×10米、5米×5米等规格探方

23个,实际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其中,2021年在西段发掘区新发现一道夯土墙,编号Q1。为了解G1、Q1的情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在G1西段布设2条解剖沟,解剖发掘了部分G1和Q1。2022年,主要在中段发掘区进行发掘,布设1条解剖沟,同时对Q1进行了补充发掘。(图二)

发掘区内文化堆积包含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西周、汉代及唐宋时期遗存等。出土遗物以陶器、瓷器和砖瓦等为主,另有少量石、铜、铁、骨、蚌和绿松石器等。本简报主要介绍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期遗存,其他时期遗存另文公布。



图一 古城村遗址与二里头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2021~2022年探方分布图
1. 探方分布图 2. 西段发掘区探方分布图

二、地层堆积

现以22 I T8121-8222、T8120-8221东壁为例,介绍中段发掘区的地层堆积情况。

第①层:现代耕土层。灰褐色土,结构疏松,含较多植物根系、现代生活垃圾等。厚0.15~0.22米。该层下有现代垫土层,含较多煤渣、现代生活垃圾等,最厚处约1.01米。

第②层:明清时期文化层。局部分布,深黄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出土砖块、瓦片、瓷片和陶片等。厚0~0.20米,距地表深0.25~0.4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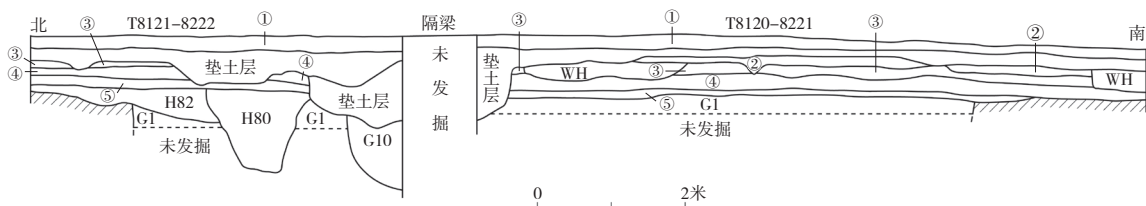
第③层:唐宋时期文化层。黄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出土瓦片、陶片和瓷片等。厚0~0.35米,距地表深0.35~0.50米。G10、H85开口于该层下。

第④层:汉代文化层。浅红褐色土,结构较致密,出土较多瓦片、砖块和陶片等。厚0.10~0.25米,距地表深0.50~0.70米。H77、H86和H87开口于该层下。

第⑤层:二里头文化层。局部分布,黄褐色土,结构较致密,出土陶片和兽骨等。厚0.05~0.13米,距地表深0.50~0.75米。G1、J3及H79、H80、H81、H82、H83、H84、H90、H93和H94等开口于该层下。

第⑤层以下为生土。(图三)

在21 I T2225、TG2等探方中,汉代文化层下为生土, G1开口于汉代文化层下。在21 I TG1、T2126、T2525、T2226, 22 I T2127等探方中,第⑤层为西周时期文化层(局部区域第⑤层可分为两亚层), G1开口于西周文化层下, ⑤层下为生土。在西段



图三 22 I T8121-8222、T8120-8221东壁剖面图

发掘区的22 I TG5中,清代文化层分为12小层,最厚处达2.13米,应为清代洛河泛滥形成的淤积层。

三、二里头文化遗存

因距离洛河河滩较近,受历史上洛河泛滥、河道变迁及人群活动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地层堆积仅在少数区域有发现。发掘区内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迹有壕沟1条、水井1眼及灰坑10个等。其中,灰坑和水井均发现于中段发掘区。另推测Q1亦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有待后期进一步发掘验证,暂与二里头文化遗存一并介绍。

(一) 遗迹

1. 壕沟(G1)

G1西部延伸至21 I TG3发掘区外,向东延伸至21 I TG4发掘区外。G1西段叠压于汉代文化层或西周文化层下,中段及东段叠压于二里头文化层下。方向 175° 。平面呈长条状,两侧沟壁斜收,坡度相对一致,部分沟壁上发现有踩踏痕迹,底部平坦。已揭露部分总长度约90.52米,沟口宽9.16~11.12、底宽6.35~7.45米,深2.11~2.50米,沟底高程自西向东分别为115.38、115.31和114.80米。

以中段发掘区解剖沟11为例,根据堆积土质、土色及形态的变化,可将G1内堆积分为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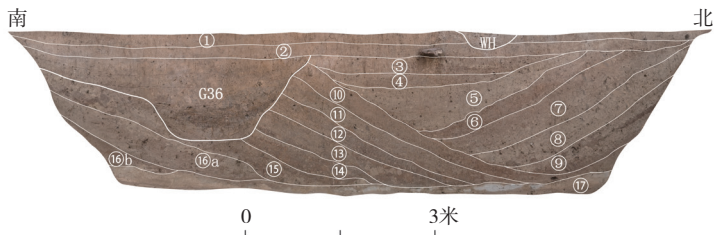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为G1的使用阶段,包含G1第⑰层。该期堆积为浅黄褐色细沙层,水平

状堆积,结构极为疏松,内含微量炭灰颗粒和少量料姜石等,无出土遗物。该层广泛分布于G1底部,其下为生土。厚0.15~0.36、深2.20~2.37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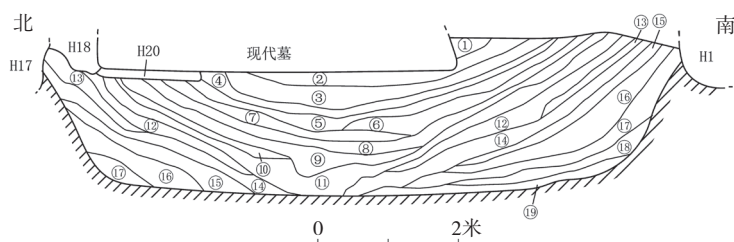
第二阶段:为G1的废弃阶段,包含G1第⑯~③层。该期堆积为花土,主要由黄褐色、红褐色黏土及料姜石和黄色土块等混杂而成,斜坡状堆积,结构较致密,仅出土少量碎陶片。厚0~1.98、深0.20~2.33米。

第三阶段:为废弃后改造时期,包含G1第②、①层。该期堆积自上而下为浅黄褐色黏土和浅褐色黏土,均呈水平状,结构疏松,含少量炭灰、红烧土和陶渣颗粒等,出土较多碎陶片。厚0~0.40、深0~0.28米。G36、H204及4个柱洞叠压于②层下。(图四)

G1在西段发掘区的两处解剖沟内的堆积与中段发掘区解剖沟的有所不同。以解剖沟1东壁为例,对西段发掘区内G1堆积进行介绍。解剖沟1内G1堆积形态呈凹镜状,可分为19层。第①~⑬层多夹杂红胶泥黏土块,结构较致密,仅出土极少量碎陶片。第⑭~⑱层多夹杂不规则分布的细砂砾,结构较疏松。第⑲层为细沙层。(图五)该层下的生土沟底上有人的足印和动物蹄印。(图六)再下为



图四 G1中段发掘区解剖沟11西壁影像



图五 G1西段发掘区解剖沟1东壁剖面图

生土。

2. 夯土墙垣 (Q1)

Q1位于西段发掘区,向西延伸至22 I T2026外,向东延伸至21 I TG1外,叠压于汉代文化层或西周文化层下,打破G1,被二里岗文化时期遗迹H28、H38、G12等打破。方向 101° 。仅剩基槽。平面呈长条状,剖面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已揭露部分长84.95、口宽5.40~5.70、底宽3.50~4米,残深0.80~1.08米。

Q1西部发现一处门址,因被晚期墓葬、沟等破坏严重,仅存门址东、西两侧墩台的基槽。墩台均位于墙垣北侧,平面均呈长方形。两墩台间门道宽5.50米。东墩台基槽东西长5.09、南北宽3.20米,残深1.05米。西墩台基槽东西长5.78、南北宽4.63米。(图七)为保护遗址仅对东墩台做了解剖。通过解剖发现,修建Q1时,先确定了门址位置,修建了门址两侧的墩台,后挖夯土墙垣基槽,墙垣基槽略深于墩台基槽,在使用过程中曾对墙垣北侧进行过修补。(图八)

墙垣基槽夯土呈黄褐色,墩台基槽夯土呈红褐色,均较纯净。墙

垣基槽主体夯层厚薄不均,厚6~15厘米。修补部分及墩台夯层厚度较为均匀,厚约10厘米。未发现使用夯筑工具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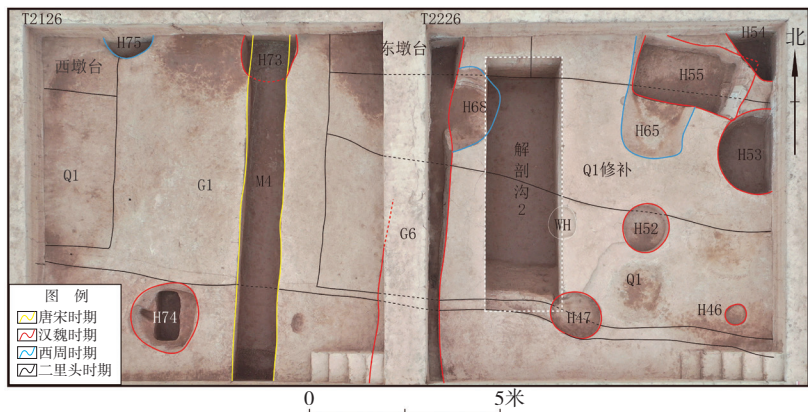
3. 水井 (J3)

J3位于22 I T8121-8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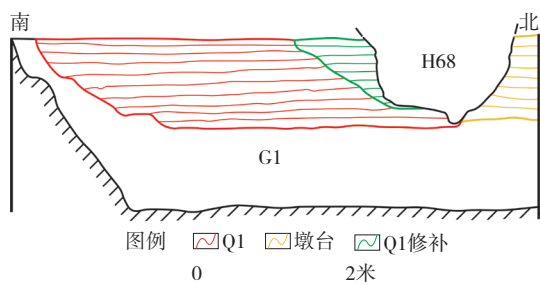
北部偏西,被G1、H77打破,打破生土。方向 0° 。现存井口平面近长方形,壁上部较直,下部斜收,底部近长方形,平底。口部残长1.57、宽0.77~0.88米,底部长0.62、宽0.37~0.42米,深4.93米。东西两壁均有脚窝,东壁8个,西壁因被破坏仅存6个。上下脚窝平均间距约0.50米,底宽约0.20、高约0.15、进深0.06~0.07米。依据土质、土色,将J3内堆积可分为3层。第①层,厚2.50米,红褐色土夹杂黄褐色土块,结构较致密,夹杂较多炭粒、陶渣、红烧土颗粒和少量陶片。第②层,厚1.60米,黄褐色土夹杂红褐色土块,结构较致密,堆积内含片状草木腐朽痕迹。出土物有少量陶片及兽骨、田螺等。第③



图六 G1西段发掘区解剖沟1底部所见足印与蹄印正射影像(上为北)



图七 Q1门址局部正射影像



图八 解剖沟2西壁剖面图

层,厚0.77米,红褐色土夹杂黄褐色土块,结构较致密,包含炭粒、陶渣及少量陶片。(图九,1)

4. 灰坑

灰坑共有10个,现以H79和H81为例进行介绍。

H79 位于22 I T8121-8222中部偏东北,开口于⑤层下,打破H83、H84和G1。方向90°。平面呈近椭圆形,斜壁,壁面粗糙,底略圆。口长3.26、宽2.25米,底长2.93、宽2.23米,深0.32~0.50米。坑内堆积可分为2层。第①层,厚0.15~0.20米,黄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夹杂较多炭粒、陶渣、红烧土颗粒及少量陶片。第②层,厚0.14~0.27米,灰黑色土,结构较疏松,出土较多陶片,底部有大量兽骨和螺壳。(图九,2)

H81 位于22 I T8121-8222东南角,开口于⑤层下,北部被H79打破,打破H83和生土。方向0°。残存平面呈近半圆形,斜壁,壁面粗糙,底不平。口长1.27~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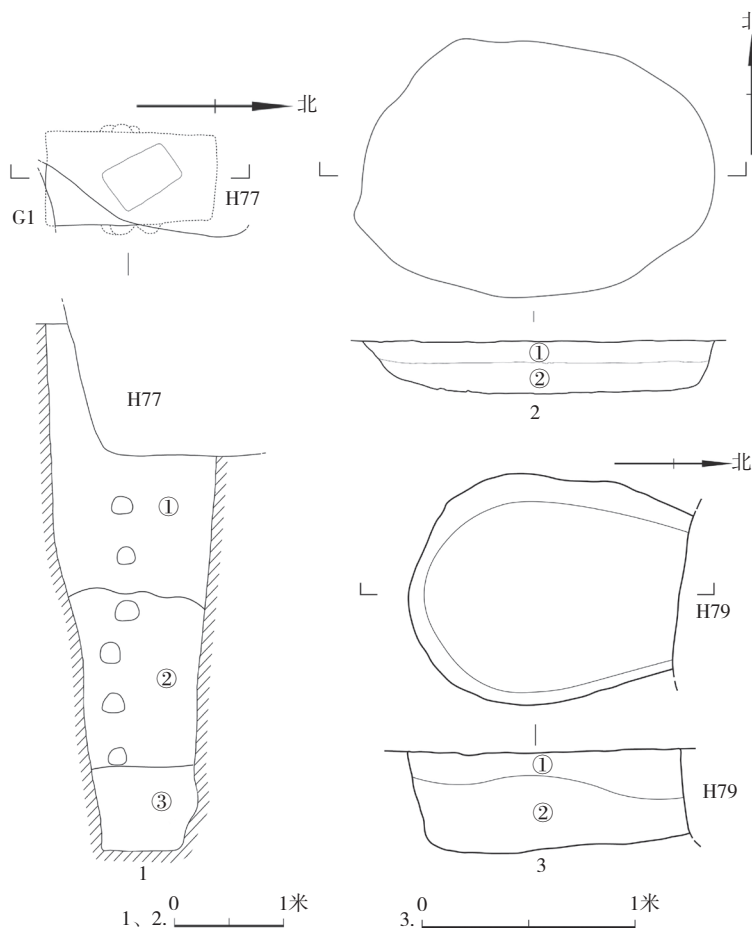
宽0.78~1.08米,底长1.20~1.27、宽0.59~0.89米,深0.40~0.50米。坑内堆积可分为2层。第①层,厚0.11~0.23米,黄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夹杂较多炭粒、陶渣和红烧土颗粒等,东南部有草木燃烧灰烬堆。第②层,厚0.18~0.35米,红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夹杂较多炭粒、陶渣和红烧土颗粒等。(图九,3)

(二) 遗物

1. 早于G1的堆积遗物

早于G1的遗迹仅发现J3一处。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多为器腹残片。可辨器形有刻槽盆。纹饰有绳纹和麻点纹等。

陶刻槽盆 1件。标本J3:1,可复原。泥质灰陶。微侈口,圆唇,唇外



图九 二里头文化遗迹平、剖图

1. J3 2. H79 3. H81

有包边,一侧有一短流,短颈,上腹较直,下腹斜弧内收,圜底近平。颈部绳纹磨光,腹部饰斜绳纹,印痕浅而模糊,内壁上部有轮制痕,下部有向心状刻槽痕。口径21.6、高14.9、壁厚0.8厘米。(图一〇,1;封三,1)

2. G1废弃阶段的遗物

包括G1第二、三阶段堆积及开口于G1②层下叠压的G36和H204等遗迹。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石器。

(1) 陶器

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黑陶和夹砂灰褐陶等。器形有大口尊、盆、深腹罐、圆腹罐和敛口罐等。纹饰有弦纹、指甲纹、麻点纹和绳纹等。

大口尊 2件。均为口沿残片。泥质磨光黑陶。敞口,卷沿,圆唇,折肩。标本H204③:1,长颈,口径略大于肩径。颈部饰一周凸弦纹,肩部饰一周指甲纹,肩下有多周凹弦纹,内壁有大麻点纹。口径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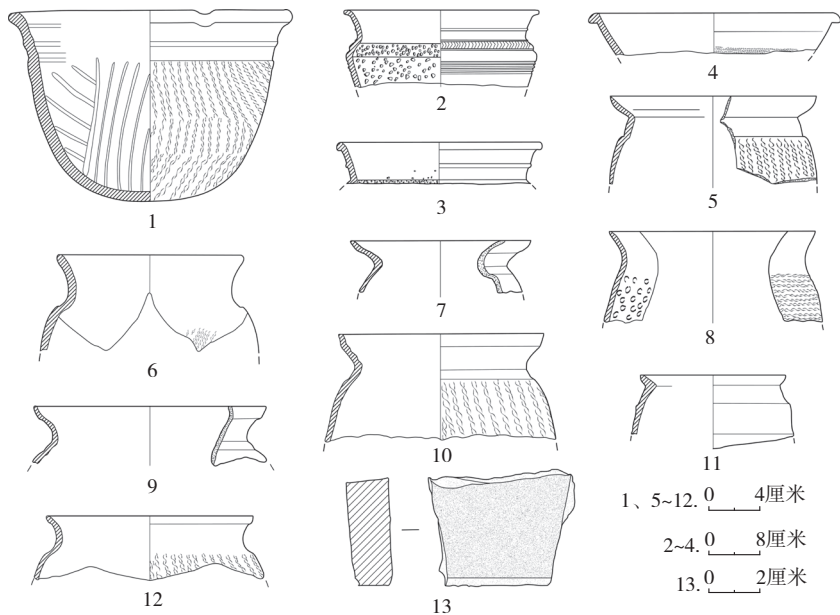
残高12、壁厚0.9厘米。(图一〇,2)标本G1⑦:1,从残存部分判断,口径大于或等于肩径。颈部饰一周凸弦纹。口径31、残高6.5、壁厚0.8厘米。(图一〇,3)

盆 1件。标本G1②:2,下腹及底残。泥质灰陶。敞口,折沿,沿面较窄,上沿面外鼓,圆唇,斜腹。上腹部饰横向中绳纹。口径39.6、残高6.6、壁厚0.9厘米。(图一〇,4)

深腹罐 2件。均为口沿残片。夹砂灰陶。侈口,沿面内凹,呈近盘口状,短束颈,鼓腹。腹部饰粗绳纹。标本G1②:4,尖唇。口径16、残高6.8、壁厚0.5厘米。(图一〇,5)标本G1②:1,尖圆唇。口径15.9、残高8.2、壁厚0.5厘米。(图一〇,10)

圆腹罐 5件。均残。侈口,圆唇,束颈。标本G36①:1,夹砂灰陶。沿微卷。腹部饰中绳纹。口径14.1、残高7.6、壁厚0.6厘米。(图一〇,6)标本G36③:3,夹砂灰陶。沿面微内凹。口径13.9、残高4、壁厚0.3

厘米。(图一〇,7)标本G1④:1,夹砂灰褐陶。沿面较宽,鼓腹。上腹饰横向细绳纹,内壁有小麻点纹。口径15.9、残高7.1、壁厚0.4厘米。(图一〇,8)标本G36④:1,夹砂灰陶。形制与G36③:3相同。口径17.9、残高4.6、壁厚0.3厘米。(图一〇,9)标本G1③:1,夹砂灰陶。沿面略窄,微内凹。颈下饰斜向中绳纹。口径16、残



图一〇 早于G1的堆积和G1废弃阶段出土遗物

1. 陶刻槽盆 (J3:1) 2、3. 陶大口尊 (H204③:1、G1⑦:1) 4. 陶盆 (G1②:2)
5、10. 陶深腹罐 (G1②:4、G1②:1) 6~9、12. 陶圆腹罐 (G36①:1、G36③:3、
G1④:1、G36④:1、G1③:1) 11. 陶敛口罐 (G1②:3) 13. 砺石 (G1①:1)

高5、壁厚0.5厘米。(图一〇, 12)

敛口罐 1件。标本G1②: 3, 下腹及底残。泥质磨光灰陶。折沿, 沿面较窄, 尖圆唇, 圆腹。上腹部有两周折棱。口径11.2、残高5.7、壁厚0.4厘米。(图一〇, 11)

(2) 石器

砺石 1件。标本G1①: 1, 残。砂岩。呈不规则形, 表面光滑, 边缘有条状凹槽。残长5.7、宽4.5、壁厚1.5厘米。(图一〇, 13)

3. 晚于G1的堆积遗物

以22 I T8120-8221⑤层及打破G1的H79、H81等为代表。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 另有少量骨簪、蚌刀和绿松石片等。

(1) 陶器

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 有少量泥质黑陶、夹砂灰褐陶。器形有深腹罐、圆腹罐、豆、矮领瓮、鼎、大口尊、小方鼎、小口壶、器盖和圆陶片等。纹饰有绳纹、麻点纹、附加堆纹和刻划纹等。

深腹罐 3件。均残。侈口, 圆唇, 束颈。腹部饰粗绳纹。标本H79①: 3, 夹砂灰陶。折沿, 沿面内凹。腹内壁有大麻点纹。口径19.2、残高7.3、壁厚0.5厘米。(图一一, 1) 标本H79①: 1, 夹砂灰陶。卷沿。口径18.6、残高9、壁厚0.5厘米。(图一一, 3) 标本H79②: 1, 夹砂灰褐陶。卷沿, 沿面形似盘口, 鼓腹, 凹圜底。腹部及底部饰粗绳纹。口径18、残高15.8、底径6.2、壁厚0.7厘米。(图一一, 4)

圆腹罐 5件。均残。多为夹砂灰陶。侈口。标本H79①: 6, 卷沿, 沿面宽平, 尖圆唇, 短束颈。唇部饰一周压印而成的花边, 唇外侧有一周凹槽, 颈下饰中绳纹。口径19.5、残高6.7、壁厚0.6厘米。(图一一, 2) 标本H79①: 8, 折沿, 圆唇, 唇外侧有一周凹槽, 唇上部形似花边。颈下饰中绳纹。口径15.6、残高5.5、壁厚0.6厘米。(图

一一, 7) 标本T8120-8221⑤: 1, 夹砂褐陶。卷沿, 方唇。颈下饰中绳纹。口径15.9、残高8.5、壁厚0.6厘米。(图一一, 9) 标本H79①: 2, 卷沿, 尖唇。沿外侧有一对三角形小鏊, 颈下饰中绳纹。口径17.2、残高5.9、壁厚0.8厘米。(图一一, 10) 标本H82: 1, 卷沿, 沿面较窄, 圆唇, 鼓腹。腹部饰中绳纹, 内壁有瓦楞状痕迹。口径13.6、残高12.6、壁厚0.5厘米。(图一一,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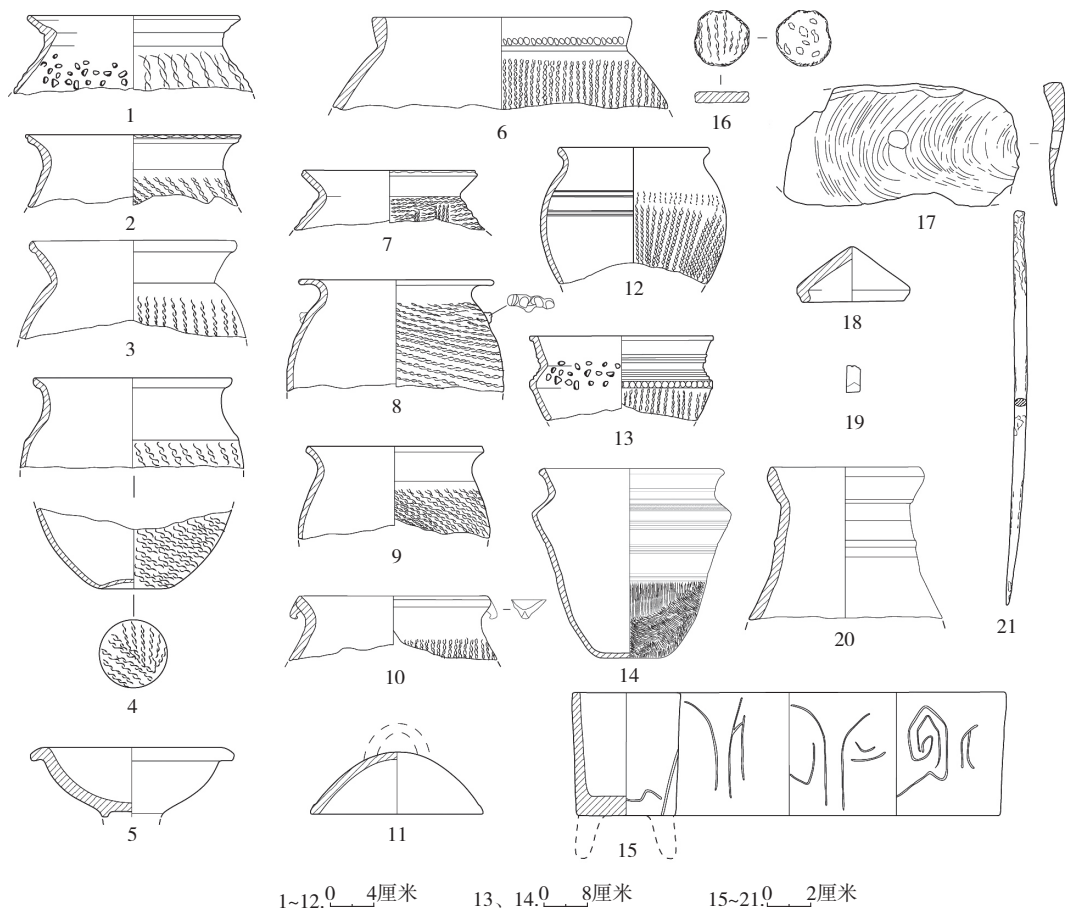
豆 1件。标本H79: 5, 残。泥质灰陶。敞口, 折沿, 沿面下倾, 深弧腹。口径18.8、残高6.4、壁厚1.1厘米。(图一一, 5)

矮领瓮 1件。标本T8120-8221⑤: 2, 残。夹砂灰陶。口微侈, 方唇, 唇部加厚, 矮领, 斜肩。颈部有一周附加堆纹, 肩部饰粗绳纹。口径23.4、残高8.4、壁厚0.7厘米。(图一一, 6)

鼎 1件。标本H79②: 2, 残。夹砂灰褐陶。敛口, 卷沿, 圆唇, 鼓腹。腹上部有对称的鸡冠形小鏊, 腹部饰中绳纹。口径17.5、残高10.4、壁厚0.5厘米。(图一一, 8)

大口尊 2件。均为泥质灰陶。大敞口, 长颈, 折肩。标本H79①: 7, 残。折沿, 方唇, 口径略等于肩径。颈部饰两周凸弦纹, 肩上部饰两周凹弦纹, 肩部有一周压印而成的花边, 腹部饰竖直中绳纹, 内壁有中麻点纹。口径33.5、残高15.6、壁厚1厘米。(图一一, 13) 标本H79①: 4, 可复原。卷沿, 圆唇, 口径略小于肩径, 圜底近平。颈、肩、腹部均饰多周凹弦纹, 下腹部饰中绳纹。口径32、复原高35、底径11.5、壁厚1厘米。(图一一, 14; 封三, 2)

小方鼎 1件。标本H79: 2, 残。泥质黑陶。直口, 方唇, 直壁, 平底, 底部有4个圆形足根部断碴。鼎身上有刻划线条构成的图案。口部长4.8、宽4.8、残高5.7、壁厚0.4~0.9厘米。(图一一, 15)



图一— 晚于G1的堆积出土遗物

1、3、4. 陶深腹罐 (H79①: 3、H79①: 1、H79②: 1) 2、7、9、10、12. 陶圆腹罐 (H79①: 6、H79①: 8、T8120-8221⑤: 1、H79①: 2、H82: 1) 5. 陶豆 (H79: 5) 6. 陶矮领瓮 (T8120-8221⑤: 2) 8. 陶鼎 (H79②: 2) 11. 陶器盖 (H79: 4) 13、14. 陶大口尊 (H79①: 7、H79①: 4) 15. 陶小方鼎 (H79: 2) 16. 圆陶片 (H79: 1) 17. 蚌刀 (H82: 2) 18. 陶盖纽 (H79: 3) 19. 绿松石片 (H81: 1) 20. 陶小口壶 (H82②: 3) 21. 骨簪 (H82: 1)

小口壶 1件。标本H82②: 3, 残。泥质黑陶。口微侈, 圆唇, 长颈。颈部饰一周凸弦纹。口径6.8、残高7、壁厚0.4厘米。(图一, 20)

器盖 1件。标本H79: 4, 残。夹砂灰陶。弧壁, 圆唇, 盖顶隆起较甚, 中部有桥形盖纽断碴。口径15.9、残高5.7、壁厚0.7厘米。(图一, 11)

盖纽 1件。标本H79: 3, 完整。泥质灰陶。尖顶, 圆锥形。口径4.5、高2.5、壁厚0.5厘米。(图一, 18)

圆陶片 1件。标本H79: 1, 完整。泥质灰陶。近圆形, 系由陶器残片改制而成。一

面有中绳纹, 一面有麻点纹。直径2.5、壁厚0.5厘米。(图一, 16)

(2) 其他

蚌刀 1件。标本H82: 2, 残。单面刃, 弧背, 刃部略直。中间有一钻孔, 直孔。残长10.8、宽5.6厘米, 背厚0.9厘米。(图一, 17)

骨簪 1件。标本H82: 1, 完整。簪体细长, 顶端较平, 尾端收束成尖。长18.2厘米。(图一, 21)

绿松石片 2片。标本H81: 1, 残。长方形。残长1.2、宽0.6厘米, 厚0.1厘米。(图一, 19)

四、商周文化遗存

(一) 二里岗文化遗存

1. 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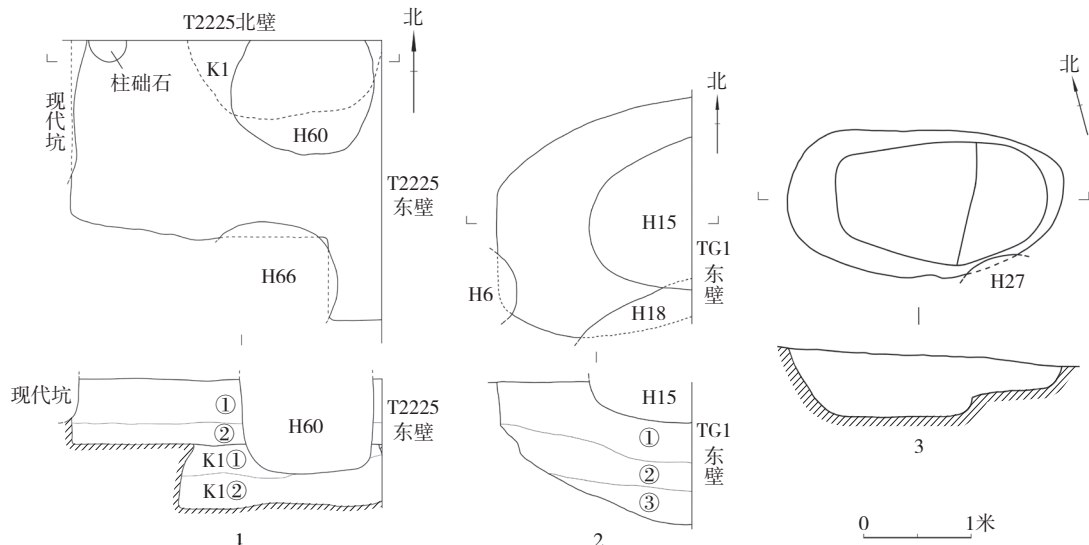
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迹有灰坑9个、沟1条和房址1处，集中分布于西段发掘区。以H70、H17和H28为例进行介绍。

H70 位于21ⅠT2225的东北部，东部和北部均延伸出探方外。开口于汉代道路（L1）下，被H60、H66和现代坑打破，向下打破生土。方向90°。H70已发掘部分平面呈曲尺形，直壁，平底。H70内堆积可分为2层。第①层，厚0.41米，灰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包含较多炭粒、陶渣及红烧土颗粒等，出土少量陶片。第②层，厚0.22米，红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包含较多炭粒、陶渣及红烧土颗粒等，出土少量陶片和1件石镰。H70长2.90、宽1.60~2.60、深0.60米。H70东北部叠压一坑，编号K1，K1北部延伸出探方外，可能与H70为同一组遗迹。K1已发掘部分平面呈半圆形，口小底大，斜壁，平底，底部有明显的踩踏面，为直接在生土上踩踏而成。K1内堆积可分为两层。第①层，厚

0.41~0.43米，灰褐色土，结构较疏松。第②层，厚0.19~0.22米，深灰褐色土，结构较疏松。K1长1.75、宽0.72、深0.60米。H70西北角有一青石质柱础石，面近平，较粗糙。柱础石长0.35、宽0.20、厚0.08米。根据H70形制结构判断，其应为一处被破坏较严重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屋。（图一二，1）

H17 位于21ⅠTG1东北部，东部延伸出探沟外。开口于⑤层下，被H6、H15和H18打破，打破G1。方向90°。H17已发掘部分平面呈不规则形，斜弧壁，圜底。坑内堆积可分为3层。第①层，厚0.39~0.55米，灰黑色土，结构较致密，含大量炭灰，出土较多陶片、少量田螺。第②层，厚0.24~0.37米，黄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出土少量陶片。第③层，厚0~0.31米，灰黑色土，结构较疏松，包含较多红烧土块，出土大量陶片、田螺和兽骨等。H17长1.80、宽2、深1.30米。（图一二，2）

H28 位于21ⅠT2725中部偏西。开口于⑤a层下，被H27打破，打破生土。方向105°。平面呈近椭圆形，斜壁内收，底不平。坑内堆积为黑灰色粉砂质黏土，结构较



图一二 二里岗文化遗迹平、剖图

1. H70 2. H17 3. H28

疏松,出土较多兽骨、螺壳和陶片等。H28长2.54、宽1.32、深0.14~0.58米。(图一二,3)

2. 遗物

二里岗文化遗物以陶器为主,有少量骨、蚌、石及绿松石器。以下介绍部分典型器物。

(1)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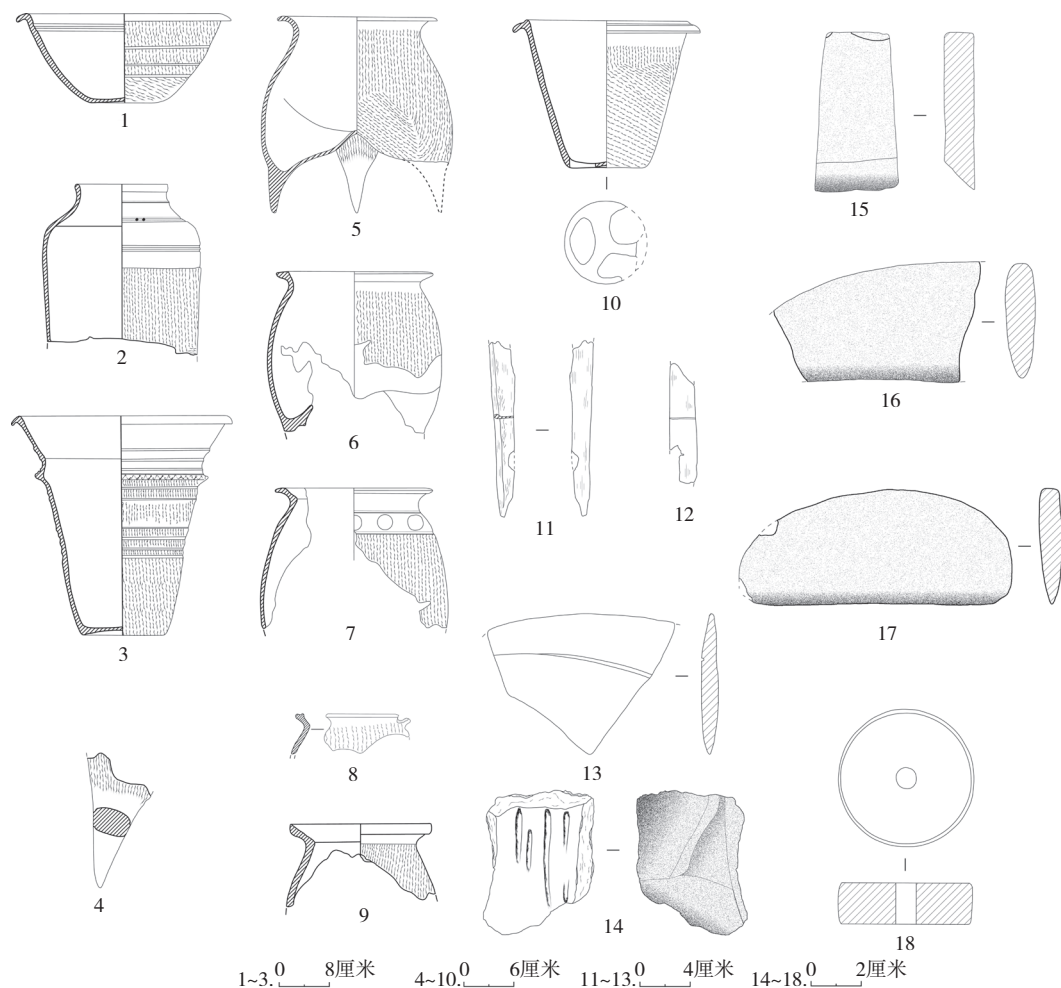
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器形主要有盆、瓮、大口尊、鬲、甗和纺轮等。

盆 1件。标本H17:4,完整。泥质灰陶。大敞口,宽卷沿下垂,圆唇,浅斜弧腹,凹圆底。器表上腹部绳纹经抹光,下腹饰凹弦

纹与绳纹,器底亦饰绳纹,内壁口沿下饰两周凹弦纹。口径34.2、底径9.9、高14.2、壁厚0.7厘米。(图一三,1;封三,6)

瓮 1件。标本H28:1,残。泥质灰陶。直口,圆唇,高领,圆肩,筒腹。颈部饰一周凸弦纹,肩上部饰两周凹弦纹,上饰乳丁纹,肩下部饰两周凹弦纹,凹弦纹下方起一周折棱,折棱下饰细绳纹。口径14、残高27.2、壁厚0.7厘米。(图一三,2)

大口尊 1件。标本H17:2,完整。泥质灰陶。大侈口,卷沿,圆唇,折肩,口径大于肩径,深腹微鼓,平底内凹。颈部饰两周



图一三 二里岗文化时期遗物

1. 陶盆 (H17:4) 2. 陶瓮 (H28:1) 3. 陶大口尊 (H17:2) 4~9. 陶鬲 (H17:8、H17:10、H17:11、H17:12、H28:2、H28:4) 10. 陶甗 (H17:9) 11. 骨锥 (H17:6) 12. 骨匕 (H17:5) 13. 蚌器 (H17:7) 14. 砺石 (H17:13) 15. 石铲 (H17:8) 16、17. 石镰 (H14:1、H70:1) 18. 陶纺轮 (H17:1)

凸弦纹，肩部饰一周附加堆纹，腹部饰弦纹与绳纹，腹中部绳纹抹而未尽。口径33.2、底径12.4、高35、壁厚0.7厘米。（图一三，3；封三，5）

鬲 6件。均为夹砂陶。标本H17：8，仅存鬲足。灰褐陶。扁圆体锥状足，体型硕大。根部饰粗绳纹。残高15.9厘米。（图一三，4）标本H17：10，可复原。灰陶。卷沿，圆唇，深腹微鼓，分裆，三袋状足，实足跟细长。腹部饰中绳纹。口径17.7、复原高23.5、壁厚0.5厘米。（图一三，5；封三，3）标本H17：11，残。灰陶。卷沿，沿面起一周折棱，圆唇，深腹略鼓，分裆，三袋状足。腹部饰粗绳纹。口径16.9、残高19.3、壁厚0.5厘米。（图一三，6）标本H17：12，残。灰陶。折沿，圆唇，沿面起一周折棱，深腹略鼓。口沿下饰一周凹弦纹，其下为一周圆圈纹，再下为一周凹弦纹，凹弦纹下饰粗绳纹。口径17.2、残高16.5、壁厚0.5厘米。（图一三，7）标本H28：2，残。灰陶。卷沿，方唇，沿面起一周折棱。腹部饰中绳纹。残长4.8、宽10.2、壁厚0.5厘米。（图一三，8）标本H28：4，残。红褐陶。宽折沿，圆唇，束颈。腹部饰粗绳纹。口径16.6、残高9.9、壁厚0.7厘米。（图一三，9）

甗 1件。标本H17：9，可复原。泥质灰陶。敞口，折沿下垂，沿面起一周折棱，圆唇，深斜腹，平底内凹，底部有三柱叶形镂孔。上腹饰竖向绳纹，下腹饰斜向绳纹。口径19.1、底径9.9、复原高17.7、壁厚0.6厘米。（图一三，10；封三，4）

纺轮 1件。标本H17：1，完整。泥质灰陶。扁圆形，体厚，中间有一圆孔，直孔。磨光。直径5.4、孔径0.8、厚1.6厘米。（图一三，18）

（2）其他

骨锥 1件。标本H17：6，残。由动物

肢骨切割、修整而成，一面为切割面，另一面保留骨骼原貌。残长14、宽2厘米。（图一三，11）

骨匕 1件。标本H17：5，残。条形片状，微弯曲，两面均有一道凹槽。磨制光滑。残长9.6、宽2.2、厚0.1厘米。（图一三，12）

蚌器 1件。标本H17：7，残。平面呈不规则扇形，纵剖面呈梭形，弧背。残长5.6、宽7.4、厚0.7厘米。（图一三，13）

砺石 1件。标本H17：13，残。砂岩。呈不规则形，一面光滑，有4道条状凹槽，另一面粗糙。残长11.3、宽8.5、厚5.8厘米。（图一三，14）

石铤 1件。标本H17：8，完整。平面略呈梯形，两侧较直，单面刃。磨制光滑。长6.3、宽2.3~3.3、厚1.3厘米。（图一三，15）

石镰 2件。均残。双面直刃。磨制光滑。标本H14：1，斜弧背，刃部较钝。残长8.2、宽3.2~4.8、厚0.2~1.2厘米。（图一三，16）标本H70：1，弧背。残长10.8、宽4.6、背厚0.2~0.9厘米。（图一三，17）

绿松石片 1片。标本G12：1，残。不规则形。长、宽均不足半厘米。

（二）西周文化遗存

1. 遗迹

属西周时期的遗迹有灰坑10个、房址1处。以F1为例进行介绍。

F1 位于21ⅠT2724西北部和21ⅠT2725的西南部。叠压于⑤层下，北部被H24和H27打破，西南部被H44打破，打破Q1和生土。方向270°。为半地穴双间式房址，总面积约23.20平方米。南侧房间较小，可能为门厅，编号F1-1。北侧房间较大，可能为居室，编号F1-2。F1内堆积可分为4层。第①层，厚0.18~0.56米，灰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包含较多炭粒、陶渣、红烧土颗粒等，出土少量陶片。第②层，厚0.18~0.21米，深灰褐

色土，结构较疏松，包含较多炭粒、陶渣、红烧土颗粒等，出土少量陶片。第③层，厚0.08~0.13米，浅灰褐色土，结构较疏松，包含较多炭粒、陶渣和红烧土颗粒等，出土少量陶片。第④层，厚0.24~0.46米，黑灰色土，结构较疏松，包含较多炭粒和陶渣等，出土少量陶片、4件圆陶片、1件石镰和1件石斧。

F1-1 平面近圆角长方形。东西长2.47、南北宽2.87米，残深0.64米，面积约7平方米。F1-1南壁为斜壁，其余为直壁，西北部与生土坎相接处有两级台阶。房间内地面较平，踩踏面明显，为直接在生土上踩踏而成，地面整体较F1-2低0.10~0.20米。北部与F1-2相连处有凸起的生土坎，生土坎长2.36、宽0.69米。房间东北角和东南角有不规则形的红烧土烧结面，系直接在生土上烧结而成。西北部有一较大的红烧土块，红烧土块长0.20、宽0.17米。房间内设施有灶和柱洞等。柱洞位于房间北部，均呈圆形，共有3处，自南向北编号为D1~D3。生土坎东侧有一处灶址，编号F1-Z1。F1-Z1残存灶膛，灶膛为掏挖生土坎形成。平面呈近圆形，直壁，底微凹。火门位于灶膛西侧，已塌毁。火门前有平面呈“八”字形的较薄的红烧土面，应为由灶膛向火门外掏灰形成。F1-Z1直径约0.36、深0.32米。

F1-2 平面近圆角长方形。东西长3.71、南北宽4.37、残深0.55~0.69米，面积约16.20平方米。F1-2东壁和西北部转角处向内收分，房间底部被破坏，不平整，未发现踩踏面。房间内设施有灶、坑和柱洞等。灶位于房间西南角，编号F1-Z2。F1-Z2为由房间西壁向外掏挖而成，可能为取暖的壁炉。平面呈椭圆形，直壁，平底，壁面有明显的红烧土烧结面。F1-Z2长1、宽0.68、深0.70米。Z2南侧有2个小坑，自北向南编号为F1-K1和F1-K2。K1平面近椭圆形，斜壁，平底，长

0.56、宽0.37、深0.43米。K2平面呈长条形，直壁，平底，长0.26、宽0.13、深0.44米。F1-2内发现大小柱洞11处，自南向北编号为D4~D14。其中，房间南部南北成列分布3个（D4~D6），房间北部正中有8个大小不一的柱洞呈圆形分布（D7~D14），可能是架空储藏区域。（图一四）

2. 遗物

西周文化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陶器以夹砂黑皮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等为主，器形有鬲、罐、圆陶片等，纹饰有绳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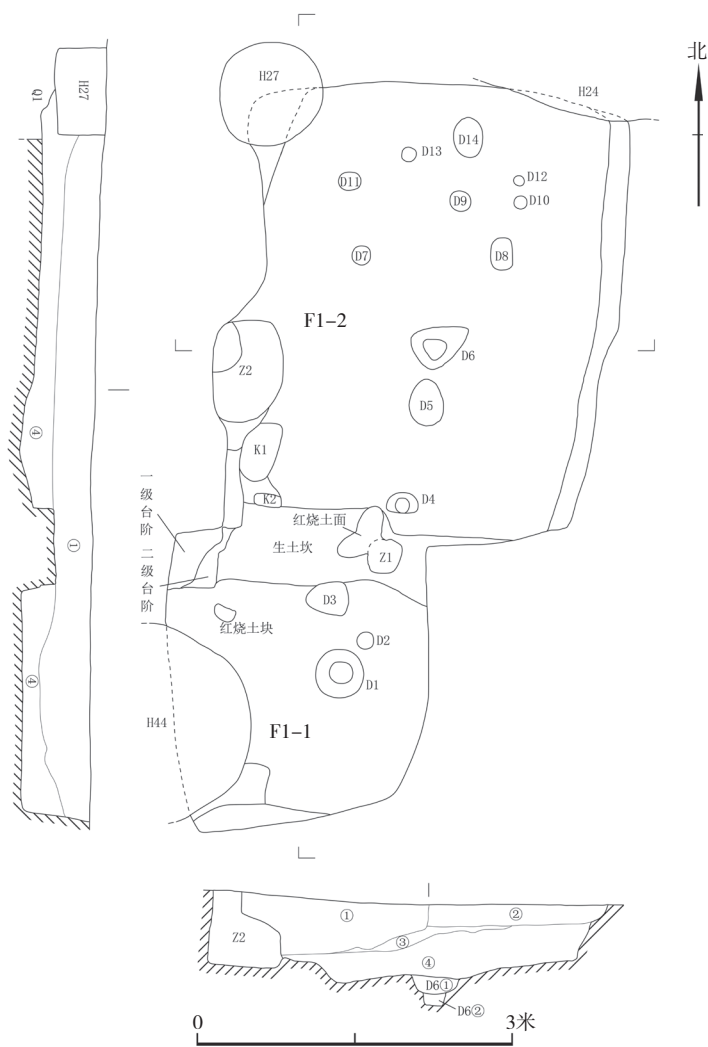
陶鬲 5件。均残。卷沿，沿面较宽，圆唇，束颈。标本F1②：1，夹砂黑皮陶。颈下为一周折棱，下饰粗绳纹。口径25.1、残高9.6、壁厚1.3厘米。（图一五，1）标本F1③：1，夹砂黑皮陶。唇部微上翘。颈部绳纹抹平，腹部饰粗绳纹。口径20、残高14.2、壁厚1.3厘米。（图一五，2）标本F1③：2，夹砂黑皮陶。口部以下饰粗绳纹。口径21、残高6、壁厚0.8厘米。（图一五，3）标本F1③：7，袋足。夹砂红陶。粗绳纹施至足尖。残高4.8、壁厚0.7厘米。（图一五，5）标本F1③：9，袋足。夹砂红褐陶。粗绳纹施至足尖。残高6.5、壁厚1厘米。（图一五，6）

陶罐 1件。标本F1-Z1：1，残。泥质灰陶。平底内凹。腹部饰粗绳纹。残高6.8、底径13.6、壁厚0.7厘米。（图一五，4）

圆陶片 4件。多为素面。标本F1：2，完整。泥质黑陶。直径2.7、厚0.6厘米。（图一五，7）

石斧 1件。标本F1：6，残。由石英岩鹅卵石劈裂加工而成，一面为石皮，另一面保留劈裂面原貌。弧刃，刃部磨圆严重。残长6、宽2.6~4.5、厚1.8厘米。（图一五，8）

石镰 1件。标本F1：5，残。弧背，双面直刃，刃部磨圆严重。磨制光滑。残长



图一四 F1平、剖图

7.4、宽3.2、背厚0.9厘米。(图一五, 9)

五、结 语

(一) G1的年代与性质

G1打破了一处二里头文化时期水井(J3)。该水井出土遗物以刻槽盆(J3:1)为代表,形制同于二里头遗址AⅢ式刻槽盆^[4],年代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因此,G1的修建年代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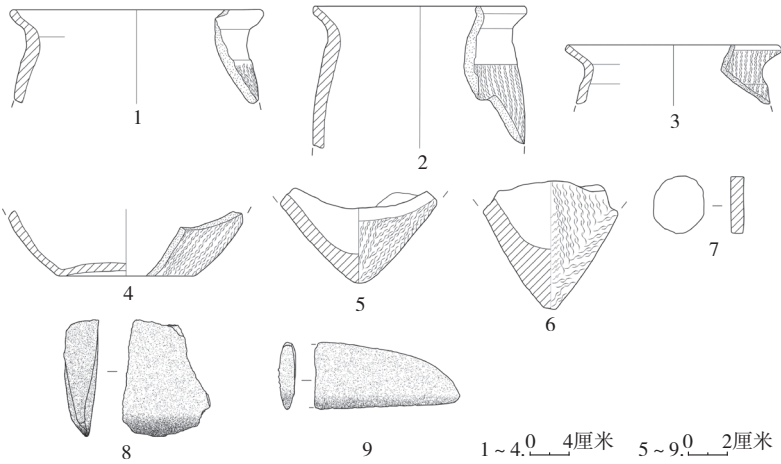
打破G1的H79、H81等单位出土遗物中,深腹罐(H79①:3、H79①:1和H79②:1)分别与二里头遗址的AbⅦ式、AaⅣ式和BaⅤ

式深腹罐形制相同,圆腹罐(H79①:6)与二里头遗址BdⅣ式圆腹罐形制相同。这些器物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

从对G1的解剖发掘来看,以中段发掘区解剖沟11中G1的堆积情况为例,G1从使用到废弃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G1第⑰层,该阶段堆积为厚薄均匀的细沙层,应与G1连通了稳定的水源有关,代表了该壕沟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堆积。第二阶段为第⑯~③层,该阶段堆积分层规律,形态相似,应是短期内人们的集中填埋行为所致,即G1废弃阶段形成的堆积。根据土质、土色、包含物及堆积形态的差异,该阶段又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为第⑯~⑩层,分布于壕沟南部,堆积呈南高北低的斜坡状;晚段为第⑨~③层,主要分布于壕沟北部,堆积呈北高南低的斜坡状。早、晚两段堆积叠压关系明确,表明G1废弃后从G1南侧开始填埋,推进至壕沟

中间时,再从G1北侧填埋,直至彻底填平。第三阶段为第②和第①层。该阶段堆积呈水平状,且H204、G36和柱洞等遗迹叠压于该阶段堆积下。由于该阶段之时G1已被填平,推测填土下陷后与原沟口之间形成了低洼区域,人群在此活动,此后低洼区域逐渐淤平,代表了壕沟废弃后改造时期形成的堆积。

第三阶段堆积及其叠压的H204和G36出土遗物较多。其中,深腹罐(G1②:1、4)形制同于二里头遗址BaⅥ式深腹罐,陶盆(G1②:2)形制同于二里头遗址BcⅢ式陶盆,敛口罐(G1②:3)形制同于二里头遗址



图一五 西周时期遗物

1~3、5、6. 陶鬲（F1②：1、F1③：1、F1③：2、F1③：7、F1③：9）
4. 陶罐（F1-ZI：1） 7. 圆陶片（F1：2） 8. 石斧（F1：6） 9. 石镰（F1：5）

AaⅣ式敛口罐，大口尊（H204③：1）形制同于二里头遗址AaⅤ式大口尊，这些器物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根据出土遗物及叠压打破关系判断，该阶段堆积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第二阶段堆积中，出土的圆腹罐（G1③：1和G1④：1）分别与二里头遗址BbⅥ式和BbⅡ式圆腹罐形制相同，其年代分别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和二期。结合叠压打破关系判断，第二阶段堆积的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G1的第一阶段堆积中未出土遗物。

G1采集样本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有5份。（表一）所有样本的校正年代都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均不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

表一

G1采集样本碳十四测年数据表^[7]

样本编号	样本类型	采样地点	碳十四年代 (BP)	校正后日历年代 (cal BC)	
				1σ	2σ
BA230803	木炭	G1西段发掘区 解剖沟1G1⑩层	3310 ± 20	1612—1574 (41.0%) 1565—1538 (27.3%)	1620—1518 (95.4%)
BA230812	木炭	G1西段发掘区 解剖沟1G1⑩层	3410 ± 25	1743—1676 (58.1%) 1654—1641 (10.2%)	1864—1854 (2.0%) 1768—1622 (93.4%)
BA230805	木炭	G1西段发掘区 解剖沟2G1⑤层	3350 ± 20	1682—1652 (20.7%) 1642—1608 (32.7%) 1576—1562 (10.0%) 1554—1546 (4.8%)	1732—1720 (3.5%) 1688—1598 (65.5%) 1592—1542 (26.4%)
BA230806	木炭	G1西段发掘区 解剖沟2G1⑩层	3475 ± 40	1878—1840 (22.4%) 1826—1743 (45.8%)	1918—1914 (0.3%) 1900—1684 (94.6%) 1651—1644 (0.5%)
BA230807	兽骨	G1西段发掘区 解剖沟2G1⑤层	3295 ± 20	1608—1576 (35.4%) 1562—1554 (7.2%) 1546—1519 (25.6%)	1614—1511 (95.4%)

综合层位关系、出土遗物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可知，G1的建成年代应不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废弃年代应不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

G1南距二里头遗址北界最近处约800米。二里头遗址环境考古的成果显示，二里头文化时期，洛河与伊河汇流于二里头遗址南侧，距今4000年前后的异常洪水退却之后，二

里头遗址区域形成了广阔平坦的泛滥平原^[5]。现今古城村遗址与二里头遗址之间被洛河河道阻隔的地貌格局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并不存在。因此，G1应当与二里头都邑的外围边界或水利设施密切相关。

二里头文化二期之时，二里头都邑进入全面兴盛阶段，都邑面积大幅扩展，多网格式布局初步形成，奠定了二里头都邑规划布局的基础^[6]。G1的兴建应是这一阶段奠定二里头都邑宏大布局的系列工程之一，其作为二里头都邑北部的壕沟，起到御敌北界、防御邙山南麓下冲洪水侵袭等功能，是一项集防御、防洪、排水和空间规划等功能于一体

的大型公共工程。G1填平之后古城村遗址紧接着出现了较为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及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G2、G3两条壕沟，表明G1的废弃与二里头都邑的扩展及人们对土地的重新规划利用有关。

(二) 商周遗存的年代与性质

二里岗文化遗存以H17为代表。H17出土陶鬲可分为卷沿圆唇鬲和折沿方唇鬲两类。卷沿圆唇鬲(H17:10、11)与偃师商城二期四段器物相近，折沿方唇鬲(H17:12)与偃师商城三期五段同类器物相近。陶甗(H17:9)和陶大口尊(H17:2)均与偃师商城三期五段同类器物相近^[8]。综上所述，H17年代属偃师商城三期五段，但部分出土器物仍保留有二期四段的特征，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

古城村遗址发现的二里岗文化遗存集中于西段发掘区，目前发掘的数量较少。根据勘探结果推测，其分布范围不小于20万平方米，属一般性聚落。遗存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阶段，暂未发现二里岗下层阶段遗存。

西周文化遗存以F1为代表。F1出土遗物以厚胎卷沿圆唇鬲(F1②:1、F1③:1和F1③:2)为主，与洛阳五女冢陶鬲(HM362:1)相近^[9]，年代应属西周早期。古城村遗址出土的西周文化遗存极为稀少，应属一般性的小型聚落。

(三) 古城村遗址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古城村遗址新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型壕沟G1，其走向、规模及与二里头遗址的紧密空间关系强烈表明G1应属于二里头都邑外围防御与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为二里头都邑的边界设施。G1的确认将二里头都邑现存范围向北明确延伸，其修建和废弃的过程也反映了都邑北部区域的功能转变或空间重组，为研究二里头都邑的聚落形态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G1的规划与兴建更反

映出二里头社会的工程规划与建设水平、资源调配和管理组织能力。

古城村遗址2021~2022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不仅丰富了对遗址本身文化内涵与演变序列的认识，而且其与二里头遗址的时空关联为深入探索早期国家都城布局、功能区划、防御体系及区域聚落形态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与新视角。

附记：2021年发掘领队为程召辉、2022年为赵海涛。参与发掘和整理的工作人员有董鹏娟、马丽、王宏章、张如意、郭芳芳、李亦琪、王云涛、常素玲、刘文豪、刘天鸽、刘孟孟及上海大学部分本科生、研究生。科技考古人员为杨凡。器物绘图人员为郭子怡、郭晓童和王云涛。计算机制图人员为李亦琪和刘天鸽。摄影人员为李亦琪。

执 笔：程召辉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 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79—180.
- [2]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 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J]. 考古，2004(11)：23—31.
- [3]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偃师二里头遗址北早期夯土城垣遗址勘探报告[M]// 洛阳考古：第二十五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3—7+28+2.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1999~2006[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52—118. 下文有关二里头遗址陶器的型式划分结果皆引自该章节，不再一一标注.
- [5] 同[4]：1255—1263.
- [6] 赵海涛. 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J]. 考古，2020(8)：109—120.
- [7] 测年数据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年代学联合实验室提供.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商城[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30—136.
- [9]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五女冢西周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7(9)：23—25+40.

(责任编辑：宋笑琳)



1. 刻槽盆 (J3 : 1)



2. 大口尊 (H79①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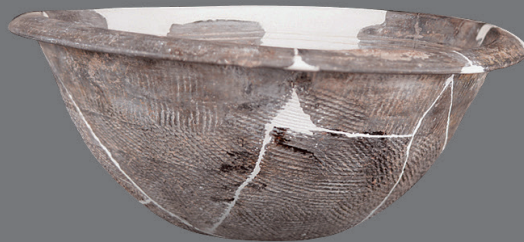
3. 鬲 (H17 : 10)



4. 甗 (H17 : 9)



5. 大口尊 (H17 : 2)



6. 盆 (H17 : 4)

河南洛阳市古城村遗址2021 ~ 2022年度出土陶器